

偏偏喜欢你【上海译文出品！一个发生在黑人打零工族男孩与中年白人女教师之间的现代爱情故事】(尼克·霍恩比作品)

作者：尼克·霍恩比(Nick Hornby)

版权信息

书名：偏偏喜欢你（尼克·霍恩比作品）

作者：（英）尼克·霍恩比

译者：姚向辉

责任编辑：吴洁静

关注微博：[@数字译文](#)

微信公众号：数字译文

微信服务号：译文有声

联系我们：hi@shtph.com

问题反馈：complain@shtph.com

□

Digital Lab是上海译文出版社数字业务的实验部门，成立于2014年3月。我们致力于将优质的资源送到读者手中。我们会不断努力，做体验更好、设计更好的电子书，加油！

上海译文出版社 | Digital Lab

献给小曼格尔顿和老曼格尔顿

目录

第一部：2016年春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第二部：2016年秋

12

13

14

15

16

17

第三部：2019年春

18

致谢

第一部：2016年春

1

个人怎么能确定自己在这世上最讨厌什么呢？这当然取决于你和你讨厌的东西在某个特定的时刻有多么近，无论那一刻你是正在做它还是听它还是吃它。她讨厌教中学的阿加莎·克里斯蒂课程，她讨厌保守党的任何一个教育部长，她讨厌听小儿子练小号，她讨厌所有动物的肝脏，讨厌见血，讨厌电视真人秀、车库说唱和一般性的抽象问题——全球贫困、战争、大流行病和地球即将死亡，等等等等，不一而足。不过这些事反正都没有发生在她头上，只有地球即将死亡除外，而即便是地球即将死亡，也还有个“即将”顶着呢。她可没那么多的闲工夫去琢磨这些破事儿。而此时此刻，一个寒冷的星期六上午十一点十五分，她在这世上最讨厌的事情无疑是在肉铺门外排队，同时听着艾玛·贝克滔滔不绝地谈论性爱。

她企图脱离艾玛的轨道已经有段时间了，但运动缓慢得难以察觉，而且根据她令人沮丧的估计，还需要四到五年才能成功。她们之所以会认识，是因为两个人的孩子小时候上了同一家托儿所；然后一个邀请另一个吃晚饭，另一个为了回礼，再邀请前一个吃晚饭。孩子们那会儿多多少少都一个样。他们还没有形成真正的个性，而父母也还没确定他们要成为什么样的人。艾玛和丈夫为他们的孩子选择了私立初等教育，直接结果是露西的儿子们觉得他们令人难以忍受。社交互动最终宣告停止，但你无法阻止一个就住在附近的人和你去同样的商店购物。

这会儿的队也正巧排到了她最讨厌的阶段：你刚好在门外，被迫忍受寒冬，而你必须确定店堂里有没有足够的容身空间。进去得太早，你必须和其他人挤在一起，担心你插队的人还会给你脸色看；进去得太晚，背后的人就会因为她的胆怯而朝她（隐喻性地）按喇叭。会有人彬彬有礼地提醒她，例如“你是不是想……”或“那儿现在好像比较空”。这情形就像在需要攻击性的十字路口忽然停车。不过，她在开车的时候并不介意被人按喇叭。她和其他司机之间毕竟还隔着玻璃和铁皮，况且他们都是她生命中的过客，这辈子都不会再次见面了。但排队的人都是邻居。每个星期六她都必须忍受他们的抱怨和非难。她当然可以去超市购物，但那样岂不就要辜负当地小店了吗？

而且不管怎么说，这家肉铺实在好得出奇，为此她愿意多花点小钱。她的两个儿子不爱吃鱼，更不爱吃蔬菜，所以她只好不情愿地承认，大体而言她算是在乎他们会不会摄入抗生素、激素和廉价肉里富含的其他玩意儿，以免有朝一日把他们变成东欧女举重运动员。（然而，假如有朝一日他们主动选择变成东欧女举重运动员，她会完全支持和拥护他们的决定。她只是不想把这个命运强加在他们头上。）儿子们对牛肉的偏好得到了保罗的支持。他对钱并不吝啬。他对一切都感到内疚。他留下足够的生活费，把剩下的钱全给了她。

然而，进去还是不进去的棘手状态大概还要持续十分钟。性价比对伦敦这个区域的居民来说很有吸引力，因此队伍排得很长，而顾客一旦挤进店门，就会从容不迫地慢慢来了。艾玛·贝克对性爱的痴迷就发生在此时此地，让她感到不堪忍受。

“知道吗？我羡慕你。”她说。

露西没有回答。少说话是她唯一的武器。从外界看，这么做很可能毫无用处，因为艾玛的话会没完没了地说下去，尝试回答问题只会引来无法阻挡的洪流。

“你会睡一个你以前从没睡过的人。”

要露西说，这似乎并不特别值得羡慕，因为这事情即便能发生，恐怕也称不上什么成就。说到底，对于世界上大多数身体健康的人来说，这都是一个有可能实现的未来，是否选择要利用这个机会就是另一码事了。但露西的单身状态一次又一次地把艾玛引向同一个话题。艾玛结婚多年，而丈夫的无能（不管是在卧室里还是在其他房间里）从来都是她无意于掩饰或辩护的，因此对她来说，离婚就意味着性爱——但说来矛盾和/或愚蠢，露西心想，从她直到今天的经验来看，离婚就意味着没有性爱。换言之，露西的单身状态就像一个屏幕，供艾玛投射她无穷无尽的幻想。

“你在乎的是什么呢？我指的是找男人的时候。”

无论是在现实生活中还是在露西的脑海里，队伍都忽然变得非常安静。

“没什么。我没在找。”

“那今晚约了谁？”

“没约谁。”

她的回答只讲述了一个漫长故事里的一个微小片段。事实上，“没什么”“没在”和“约”这几个词甚至有可能是某个文本艺术家从一个长篇小说里随便摘出来的，用来传达与叙事者意图讽刺性地不一致的意义。

“卫生。”露西突然说。

“什么？”

“我在乎的就是这个。”

“少来了，姑娘。你这要求也太低了。”

“卫生很重要的。”

“你对好看不感兴趣？或者好玩？或者有钱？或者床上功夫好？那玩意儿从不辜负他？喜欢给别人口？”有人在她们背后吃吃窃笑。由于队伍里的其他人现在一个比一个安静，因此引起窃笑的原因很可能是艾玛。

“不。”

和先前一样，这个非常简短的回答不但不是完全的事实，甚至不是事实的一部分。

“唔，但我要的就是那些。”

“我可并不想这么了解戴维。”

“至少他爱干净。大多数时候，他闻起来像詹姆斯·邦德。”

“你看，这不就是问题吗？你觉得我该在乎的东西，他一样也没有，但你还是和他在一起。”

这会儿仔细想来——直到那一周的早些时候，她根本没有认真考虑过——卫生确实比她能想到的其他品质都更加重要。想象一下，假如艾玛能在这个时间和这个地点（站在肉铺门口的队伍里，她甚至不知道该说什么的这个时刻）提供一个潜在的伴侣，他拥有她想要的所有特质和属性——或者至少，露西能想到的所有特质和属性。再想象一下，这个不太可能存在的男人喜欢鲜花和阿斯哈·法哈蒂的电影，热爱城市更胜过乡村，读小说——真正的小说，而不是写恐怖分子和潜水艇的垃圾——还有，没错，他喜欢给别人口也喜欢被人口，能善待她的儿子，高大、黝黑、英俊、成功、幽默、聪明，信奉自由主义，能够撩动心弦。

然后这个男人冒出来，带她去一个安静、漂亮又时髦的地方共进晚餐，而她立刻注意到他的体味很难闻。你看，这段关系就算是到头了，对吧？其他长处都变得毫无意义。糟糕的个人卫生打倒了一切。与其类似的还有刻薄的为人、家庭暴力的前科（甚至仅仅是传闻）和不可接受的种族观。哦，还有酒瘾和药瘾，不过考虑到已经发生的事情，这是不需要重复的前提。没有关键的负面因素比任何正面因素都更加重要。

露西郁闷地注意到，她们正在接近店门口。她看得出里面一片混乱。队伍拐了个弯，尽头位于店堂的远端，因此难点不仅仅是在刚进门的地方找到容身之处。刚进门的地方是队伍半中腰那些人所站的地方，也就是长蛇阵的U字弯，所以假如你想去队伍尾部排队，就必须先挤过人群（排队的人现在更像是个人

群，而不是一个队列），结果是给推搡的人和被推搡的人造成更大的压力。

“我看咱们可以一起进去。”艾玛说。

“连一个人都不一定能挤进去。”露西说。

“试试看呗。”

“行了吧你。”

“我看你们应该能进去。”她们背后的女人说。

“我正和我朋友说我们进不去呢。”露西没好气地说。

一对男女从店里出来，拎着不堪重负的白色塑料袋，里面装着血淋淋的大块肉，要是在未来七天内全吃完，肯定会让他们患上严重的心脏病和肠癌，从而缩短下星期的队伍长度。

艾玛开门进去了。

“你让她排到你前面去了。”背后的女人说。

露西已经忘了这茬。

“现在她进去了，而你还没有。”

这事情里好像有个什么隐喻来着。

花一百二十镑买肉，这是相当可观的一笔钱。约瑟夫思考这对男女会不会想办法节省开支，比方说去掉菲力牛排或里脊肉卷，但他们没有。他说他们要付多少钱的时候，他们连眼睛都没多眨一下。第一次要客人付三位数的时候，他做了个抱歉的表情——其实更像个鬼脸，就好像他要给面前的女人带来实质上的肉体痛苦。但他没有造成任何痛苦，就算有他也没看出来，结果他反而觉得自己做了什么傻乎乎的蠢事。下一次再发生这种事，他故作冷静，但结账的男人觉得有义务解释一下：亲戚要来做客，他们每个星期都来我可招待不起，等等等等。住在这附近的人看上去并不奢靡，简而言之就是他们穿牛仔裤，口音不像查尔斯王子，但他们显然挺有钱，这样的反差偶尔会造成尴尬。约瑟夫其实并不在乎。他希望他们有钱，希望自己有朝一日也会有钱。他在店里工作一天只挣一百一十镑不等于他必须讨厌会花一百二十镑买肉的人。

他更担心的是一个吵闹的金发女人，三位数男女出去的时候，她刚好挤进店门。她是个麻烦，而且是一种特别的麻烦：每个星期六，她都企图和他调情。她会拿香肠和里脊肉开玩笑，约瑟夫根本不知道他反过来该说或做什么，因此他微笑时只动嘴唇，不动其他部位。事情刚开始的时候，他试过避开她，但很快就发现这么做适得其反，因为她会跳过卡西或克雷格或伺候她的任何一个店员，一门心思地找他开香肠的玩笑。这样一来，情况就会尴尬得无以复加，因为牵涉其中的人 would 包括约瑟夫、他的客人、吵闹女人和正在伺候她的店员。假如他能拿捏好时间，就可以控制住麻烦的规模。

他不需要做任何复杂的操作。她就是他的下一名客人。

“早上好呀，乔。”

他不是乔。他叫约瑟夫。他的姓名牌上写得清清楚楚。但最近她做出了决定，她和他之间必须用上更亲昵的称呼。

“请问你要什么？”

“啊哈。唔。真是个好问题。”

至少她还算懂得体面，说这话的时候声音很小，因此只有她身边和背后的三四个人听见了。他们望向他，想看他会怎么接招。他对吵闹的金发女人露出他的皮笑肉不笑。

“我知道，我着魔了，”她说，“或者更确切地说，只要给我半个机会，我就会着魔。麻烦给我半打猪肉和韭葱的大香肠。不要小香肠。”

就连这话应该也是个笑话。

“收到。”

他给她称了香肠，然后是几块西冷牛排，然后四块鸡胸。他看得出来，她想说她胸脯或者一般性的胸脯如何如何，因此他连忙抢先开口。

“卡西，西冷不够了，你能去后面说一声吗？”

“露西。”

吵闹的金发女人在朝她的朋友打手势，想让她到柜台前来，而她的朋友——个子比较小，也比较漂亮，黑头发——挥手表示不用了，同时露出尴尬的表情。感觉就好像队伍里的其他人是电影里的群众演员，而主角是两个女人，她们尽管立场相反，却是最好的朋友。“咱们外面见。”露西说。

吵闹的金发女人失望地摇摇头，就好像她朋友在没轮到她时拒绝挤过人群去提前接受服务，正是她生活中各方各面的症结所在。

“有些人就是不肯配合。”吵闹的金发女人对约瑟夫说，一边输入信用卡密码，然后盯着他看。他尽量不瑟瑟发抖。

两人回到店堂外，艾玛说：“我能生吞活剥吃了他。”

“谁？”

“乔。服务我的那小子。”

“他似乎对被吃掉不感兴趣。”

“他不知道我会怎么料理他。”

露西不确定这个比喻是否成立。知道别人打算怎么料理你，恐怕不会让被享用的未来变得更加诱人。

“你不觉得他像个什么人吗？某个性感的电影明星或歌手？”

“也许吧。”

“我知道。”

露西了解艾玛的参照系，那个范围并不宽广。几乎可以肯定，她想到了年轻时的伊德里斯·艾尔巴，要么就是年轻时的威尔·史密斯。

“年轻时的丹泽尔·华盛顿，”艾玛说，“你没看出来吗？”

“没，”露西说，“但我能想象，在你记忆库里的三张黑人面孔里，最像他的很可能是年轻时的丹泽尔·华盛顿。”

“我认识的黑人岂止区区三个。我选了确实最像他的那一个。”

艾玛是个自由职业的室内设计师，三天打鱼两天晒网，假如她接过黑人客户，那露西肯定会大吃一惊。

至于能为她提供比较性选择的其他兴趣领域，例如运动、音乐、书籍，甚至政治，她都毫无兴趣。露西和孩子们还有同事们都聊过，足以了解她在这方面的迷途程度，但面对艾玛这么一个神经大条且不知反思的人，你又该从何说起呢？因此她没有开口，也不会开口。

她们一起步行回家。艾玛住在山坡往下的一座大房子里，过了她家还要再过两条街。她们曾经是邻居，但分居后他们卖掉了房子，露西和儿子们换了个没那么宽敞的地方。

“孩子们周末和保罗在一起？”

“对。”

“所以今晚要是一切顺利……”

“今晚我不会和任何人睡觉的。”

“这你可说不准。”

“你背着戴维偷过人吗？”

“露西！你这话说的！”

“我怎么了？”

“你怎么能问这个呢？”

“因为？”

“因为这是隐私。”

露西知道，艾玛不愿透露的信息是在她的婚姻生活中，她一直完全忠诚于她的丈夫。这是她最隐秘最黑暗的秘密：尽管艾玛成天说什么要吃人和里脊肉，但不仅从未做过任何出格的事情，而且以后也不会做。是啊，非常可悲，真相是她只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已婚女性，抑郁而孤独，不愿放弃也许有个年轻男人想搞她的念头。说真的，这有什么不对的呢？只要能支撑你熬下去就行。

“为什么我的性生活可以讨论，而你的不行？”

“因为你单身。”

“单身人士的性生活也可以是隐私。”

“但你认识戴维。”

“我不会说出去的。”

“我不是这个意思。”

“所以你偷过人。”

“咱们换个话题吧。”

就这样，艾玛的贞洁逃过了一劫。

她喜欢新得到的星期六下午的宁静。冬天，假如外面太潮湿，儿子们没法去操场上和朋友踢球，两人中的一个会在电视上看足球赛事集锦，听车库说唱，打手机游戏，另一个会在Xbox上打“FIFA世界足球”，对着耳麦朝朋友们大呼小叫。这些都是她不想听见的各种噪声。现在每周六他们都和保罗一起过，她可以读书，做填字游戏，听的音乐会让儿子们嗤之以鼻，态度不是狂躁（莫扎特）就是嘲笑（卡洛尔·金）。她不喜欢的是傍晚刚开始的时候。一户人家的屋子，即便是由于环境因素而被迫缩小的一户人家

欢迎访问：电子书学习和下载网站 (<https://www.shgis.com>)

文档名称：《偏偏喜欢你》尼克·霍恩比(Nick Hornby) 著.epub

请登录 <https://shgis.com/post/3583.html> 下载完整文档。

手机端请扫码查看：

